R强军路上·走进长征英雄连队



◀“模范第三连”官兵在进行人车协同训练。

奔赴下一场『奇袭』

——陆军第七十九集团军某旅『模范第三连』灵活机动、以巧破强

本报记者 任彤彤



▲“模范第三连”官兵在进行刺杀训练。

▼“模范第三连”官兵在进行武装五公里越野课目训练。

本版图片均为**戴胜丰**摄

“横断山，路难行。敌重兵，压黔境。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……”

营区里，歌声铿锵，旋律激荡。陆军第七十九集团军某旅“模范第三连”官兵又一次唱起《长征组歌》中这段经典唱词。歌声未落，大家的思绪已被拉回90多年前的赤水河畔，先辈们无畏冲锋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。

时光回溯至1935年初，遵义会议之后，毛主席以非凡的军事胆略，带领红军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，巧妙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，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——

这就是四渡赤水，毛主席称其为一生之中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当年，三连的前身部队亲历并见证了那段历史。在土城战斗中，连队官兵临危受命，趁着夜色掩护，隐蔽突袭把守关口要道的敌军营部。官兵以极小的代价俘获了敌军一个营。战后，连队被授予“模范第三连”荣誉称号。灵活机动、以巧破强的胜战基因，深深刻进了这支红军连队的血脉。

进入新时代，三连官兵先后摸索形成多套实用招法、多项创新成果在全旅推广。连队曾11次被授予荣誉称号，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、二等功3次、三等功8次。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、一项项实打实的成果，正是“模范”二字的有力注脚。

传承，延续的不只是战术经验，更是一种责任

一把老式冲锋号，陈列在“模范第三连”荣誉室的展柜里。

连队每逢主官更替，都会在连旗下举行庄重的冲锋号交接仪式。“这把冲锋号，从战争年代保存到如今，见证了三连的先辈们无数次向前冲锋。”展柜前，该连政治指导员李佳霖说，“接过这把号，就要带着连队继续向前冲。”

诞生于南昌起义，历经井冈山斗争、5次反“围剿”、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……走进荣誉室，一幅幅历史图片，把连队近百年的壮阔征程铺展在眼前。

李佳霖指着荣誉室墙上的老照片，讲起红军先辈的长征故事。讲到四渡赤水那段，战士们听得格外入神。

照片上，赤水河水流湍急，滩险难行，无声诉说着当年突围的艰险。“为什么几乎一弹未发，先辈们就能‘端’掉敌军一个营？”迎着新兵好奇的目光，李佳霖继续讲述当年那场奇袭的细节——

9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三连面对的敌军兵力占优，正面强攻难度较大。时任连长周长胜把突袭时间定在深夜，隐蔽穿插，从侧翼发动袭击。

在周长胜带领下，三连官兵借着夜幕掩护，顺着山间小道逐步靠近敌营。“那时，连队派出了一支小分队，悄无声息间‘活捉’了负责警戒的敌军哨兵。”李佳霖说，红军先辈们从俘虏口中得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敌军大部分军官正在营部打牌，防守十分松懈。

三连官兵抓住战机，直扑敌军营部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惊慌之下，敌军纷纷缴械投降。

如今，历经硝烟战火的“模范第三连”旗帜，高高挂在荣誉室墙面正中位置。

去年入伍的战士陈运鹏在旗帜前伫立良久，“那面旗早已褪色，在我眼中却依旧耀眼夺目。”

入连仪式那天，每名新兵在连史册上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编号，意味着他们正式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员，成为“模范第三连”厚重连史里新的一页。

抬头望向“模范第三连”旗帜，陈运鹏的内心被深深触动：“成为这支英雄连队的一员多么光荣！不管是战法训练还是日常表现，我都要对得起这面旗，绝不能拖连队的后腿。”

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，连队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点滴，常态化组织官兵走进红色旧址参观研学、开展连史故事会、学唱连歌，把荣誉感转化为练兵备战、争先创优的内生动力。

“模范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更大。”副班长虞宇轩说，训练间隙，战士们凑在一块儿聊连史是常有的事，“曾国华、李传海、龚子美……这些战斗英雄的名字我们不曾忘记，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，从未走远。”

这股力量，鼓舞着三连官兵拼搏向前。

排长廖长灯坚定地说：“红军传人，就要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！这种传承，延续的不只是战术经验，更是一种责任。”刚入伍时，廖长灯所在的排在一次比武中遗憾落败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他主动走出舒适区，从薄弱课目入手，逐项查短板、补差距，多次在实战化比武赛场取得佳绩。

去年的军体运动会，连队官兵报名参加了万米接力项目：10名战士每人跑1000米，环环相扣，考验的是耐力，更是默契。备赛阶段，大家主动加练，清晨的跑道上、傍晚的霞光里，总能看见他们奔跑的身影。

临赛前，李佳霖给备赛的战士们鼓劲：“放下包袱，勇往直前，把三连敢冲敢赢的劲头跑出来。”

发令枪响，接力棒在战士们手中一次次传递。大家咬紧牙关、奋力冲刺，一举拿下万米接力项目全旅第一名，用一块新的奖牌，为“模范第三连”的荣誉簿再添一笔。

越是态势复杂、对手难料，越要在“变”中求胜

“那里有一片小树林，会不会暗藏伏兵？”

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，该连连长徐世昊正带领官兵标绘态势图、研判地形，突然间，他的目光锁定了图上的一片区域。

按照既定推演设想，蓝军不会在那么远的距离布设兵力。“万一呢？”徐世昊带着几名排长对着地图反复研判，生出警觉：“实兵对抗没有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，蓝军很可能在这片树林埋伏兵力。”

一番商议，连队定下险招，提前派出一支侦察小分队，于主力发起进攻的前一夜，悄然前出至小树林地域隐蔽抵近侦察。参与任务的班长冯乐宁回忆：“这一预判很快得到了验证，蓝军跳出原定部署，在这片树林埋伏了一个排的兵力。”

拿到情报后，连队当即临机调整战术，在小树林前方提前展开战术部署。第二天，主力部队按时发起冲击。侦察小分队突击力量率先出击，顺利清剿伏兵，打通了这条道路。

凭着灵活应变，三连官兵在演习场上再现了连队先辈“出奇制胜”的战法。演练结束后复盘时，官兵感慨，如果机械地按照预案推进，等主力进入树林伏击圈时才能发现“敌”军，连队很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。

“四渡赤水时，红军将士准确把握时机，灵活调整行动，化被动为主动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。”徐世昊坚定地说，如今，装备变了、战场变了，但制胜的逻辑没有变，越是态势复杂、对手难料，越要在“变”中求胜。

从单兵单装作战、班组协同，到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，三连官兵正在探索一套模块化作战新模式。“形象地说，就是像搭积木一样，根据任务性质灵活编组，把侦察、工兵、防化等不同专业都利用起来。”徐世昊介绍。

“单靠步兵硬冲，难以一击制胜。”班长刘宇翔说，模块化编组之后，火力、电抗、抢修等各类专业力量，使得体系响应更高效，突发情况处置更迅速。

新的编组模式带来作战优势的同时，也对官兵的个人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“对于连队官兵而言，这是不小的挑战。”徐世昊说，指挥员不仅要精通步兵战术，还要熟练装备操作，学会统筹指挥不同专业力量协同行动。

一次专项演习中，连队的模块化编组战法经历了考验。向战场开进途中，特情突至，车载导航遭“敌”干扰失灵。作为指挥员的徐世昊立刻处置，重新标定机动路线，并引导空中火力压制“敌”后方。

“蓝军右翼防线空虚！”依托无人机实时画面，官兵敏锐捕捉到了战机。徐世昊当即调整方案，命令班长孔繁欣带领一支小分队快速隐蔽渗透。“我们就像一把尖刀扎进敌后，牵制住蓝军的机动力量。”孔繁欣说。

同时，战士孙飞受命带领班组从右翼冲锋，率先突入目标区域。从发起冲击到夺控要点，仅仅用了10多分钟。孙飞说：“把旗子插在阵地上那一刻，我们激动不已，一起欢呼起来。”

练兵的意义，就是在训练场上发现短板、补齐短板

从体重90多斤、单杠只能拉个位数的新兵，成长为公认的体能尖子、旅级比武中的全能第一，副班长马卡小林的蜕变，是连队官兵成长的生动缩影。

谈及脱颖而出的秘诀，马卡小林谦逊地说：“成绩提高没有什么捷径，唯有沉下心来扎实训练。”刚入伍时，他的体能成绩和同年新兵差距较大，一次只能完成3个引体向上。不肯服输的他主动给自己加压，从那以后，战友们总能在训练场见到他默默加练的身影。随着能力短板逐项补齐，他所有体能课目稳定达到优秀标准，多个项目获得满分。

自身练成尖兵后，马卡小林又主动挑起了传帮带的担子。面对体能偏弱、动作生疏的新兵，他逐一摸清特点，对照每个人的短板量身制定训练计划，带着大家突破瓶颈。马卡小林说：“一个人强不算强。全连一条心，把每一件事抓实做细，才无愧于‘模范第三连’这个光荣称号。”

翻开三连的训练成绩单，体能课目有人拔尖，专业考核同样有人领跑。今年，刘宇翔顺利通过考核，获评射击专业特级技术能手，是全旅为数不多获得这项资格的官兵之一。

这份过硬本领，是跟着连队装备迭代的脚步一点点磨出来的。那年改革调整，连队由摩托化步兵转型为装甲步兵，两年后，连队又列装了新式步战车。短短三年两次换装，平台信息化程度更高，装备结构更加复杂。“火控电路、光电元件成倍增加，带来了许多新的难题。”刘宇翔回忆，面对演习场上暴露出的困难，他带着战友在反复试训中排查症结，摸索更高效的处置办法。

在扎实的人车协同基础之上，他们又向着新的领域进发，把无人机、无人车等纳入作战链条，积极探索有人无人协同的全新打法。

放眼演训场，官兵操纵数架无人机压低旋翼，贴着山脊灌木飞行。

掩体旁，陈运鹏稳稳拨动摇杆，目光锁定显示屏。屏幕上，阵地的轮廓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近年来，连队训练课目表里新增了便携式无人机操作，不管是前沿侦察还是空中投弹，都要一一练到位。陈运鹏说：“之前只在视频里看过无人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作用，真到自己上手，手心全是汗。”

刚开始，班长先带着陈运鹏在模拟器上反复熟悉操控手感，夯实基础之后，才安排实装训练。可第一次投弹考核，弹药没能投送出去，考核失利，同组几名战友也没能达标。

班长没有批评陈运鹏，而是陪着他逐项复盘排查，帮他找到了问题根源。“出现问题不可怕，练兵的意义，就是在训练场上发现短板、补齐短板。”班长的开导，帮他卸下思想包袱，重新投入训练。

在三连，无人装备早已不是新鲜事物。依托无人机，侦察范围更大、情报精度更高，还能减少官兵抵近前沿的风险。他们主动拥抱新装备、钻研新技能，在一次次试飞、一轮轮苦练中突破自我。李佳霖介绍：“目前，连队已有数十人具备无人装备操作能力，下一步要争取实现全员熟练独立操控。”

夜幕落下，连队官兵集合晚点名。值班员起头，全连齐声喊响连训：“红三连，铁三连，无坚不摧勇向前！”声音在营区里荡开，传出很远。

烽火远去，号角不歇，激励着三连官兵奔赴下一场“奇袭”。

（**董铖**参与采写）

本版责编：**任彤彤**
版式设计：**蔡华伟**

R金台点兵

让英烈从『无名』到『有名』

李龙伊

近日，一则消息暖了人心：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工作有了新进展，8位志愿军烈士身份被确认。他们是施志成、夏小龙、张振法、任殿义、焦得正、夏宗指、陈志国、张长兴。

尘封七十余载，这些英雄的名字，被祖国和亲人重新叫响。

自2014年起，我国已连续13年迎回共13批102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，已为44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确认身份、找到亲人。从“无名”到“有名”、从回国到回家，中间隔着七十余载时光和无数人经年累月的探寻。

探寻过程，几多艰辛。陈旧遗骸DNA身份识别，国际公认有两大难题：DNA提取、复杂亲缘关系鉴定。这些烈士牺牲时普遍年轻，大多没有子女，加上骨骼残损、基因降解，确定身份格外困难。

正因艰难，每一个名字被找回，背后都是不放弃的坚持。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建立起快速高效的DNA提取方法，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逐条核查线索……今年年底前，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将正式上线，向社会公众开放。寻找英雄，成为一场人人可以接力的行动。

凝聚合力、全力突破，寻的是血脉亲情，圆的是家国夙愿，传的是精神信仰。

笔者曾多次参加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活动，每次都深受触动。那时，辽宁沈阳大街小巷一块块电子屏上，纷纷亮起致敬的标语，“为什么大地春常在，英雄的生命开鲜花”“以城之名，迎接英雄”……载着英烈棺椁的车队缓缓前行，街道两边站满群众，凝望着英烈归来。这场景令人动容。一座城，为何每年都以最高礼遇迎接英雄回家？因为，为国为民牺牲的英雄，祖国不会忘记，人民不会忘记。

更令人欣慰的是，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，接过守护英烈的责任。在江苏南京，一群平均年龄20岁出头的大学生，用画笔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烈士复原容貌。3年多时间，绘制了300多幅画像。一位93岁的烈属颤抖着接过丈夫的画像，画中人永远定格在20多岁，老人泪水夺眶而出。这群年轻人，画下的是一张张像，换来的是一个个家庭跨越数十载的“团圆”。

这份致敬，不止于画像。在沈阳，90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南启祥一次次吹响浸染烽火的军号，迎回当年的战友；辽宁数百万大中小学生同上“英雄，永不谢幕”的大思政课，学生们在屏幕前动容落泪；为烈士寻亲新闻评论区，“未见其面，却受其恩”“他们躺着，是为了让我们有尊严地站着”，一条条留言写下心声……新时代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走近英雄、礼赞英雄，英雄精神有了可以触摸的温度。

从迎回到寻亲，从街巷到课堂，每一次缅怀，都是精神的洗礼；每一次致敬，都是信念的传递。

见你未见的世界，写你未写的诗篇。今天的中国，山河锦绣、国泰民安，是英烈们当年拼命守护换来的。英烈们没能等到胜利的那天，但胜利的果实里，烙印着他们的青春。让英烈从“无名”到“有名”，把英雄的精神传下去，把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——这正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。

R兵之声

一次次飞行 拉直一个个问号

徐广明

傍晚，飞完最后一架次，我回到任务规划室，打开电脑上那张思维导图。图上有个问号，是前几天标上的，到现在答案还空着。

改装新机头一年，飞行本身不难，操控上差别不大，油门、杆量、注意力分配，练一练就顺了。难在战术运用，那是全新的领域。我是单位第一批派去异地改装的人，参考资料少，身边也没人飞过这个机型。迈步容易，可哪一步算走对了，没人能告诉你。走错了，等上了战场再知道，就来不及了。

那段时间，我白天跟着飞行教员练，向工厂师傅请教，晚上回宿舍对着电脑一行行梳理。有年轻飞行员问我这条路对不对，我不敢把话说满，只能回一句：先飞，飞完看数据。

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个笨办法。凡是没验证过的，先在图上打个问号，用醒目的颜色标出来。飞一次，回来填一次。是协同没到位，还是新目标新战法没见过，一个要素一个要素往下筛。同一组数据，换个高度再飞一遍，结论可能就不一样。判断自己走没走对，要让飞行结果替我说话。

方法是在任务里磨出来的，底气也是。同样的课目、不同的条件，数据不会一样，差在哪儿、差多少，常常就是它的特点所在。这些特点书上不写，别人也不讲，只能自己一次次比对。老机型的经验还管用，它告诉我该往哪儿看，也容易让我掉进以往经验的“陷阱”。

有一回，我们侦测出一批数据。根据之前经验进行分类，分完总觉得不对劲，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那天晚上我又把图从头到尾查看一遍，才发现有几处有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把那几处重新打上问号。有些问号自己解决不了，就和兄弟部队的飞行员、军队的研究院所一起攻关。把战法改了一版又一版，改完再飞，直到验证通过，再把问号划掉。

这张思维导图，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画的。队里的年轻人跟着一起飞，一起填。大家把各类型的数据一条条攒起来建了库，又摸出一套判别的办法，前后试了很长时间。这套资料库后来在部队评审中拿了奖。

今年我去给孩子们上国防公开课。下课后一群孩子围上来，喊我飞行员叔叔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还觉得自己是飞行员哥哥。回头想想，他们大概没叫错，队里那几个年轻人，已经是我当年飞第一个机型时的岁数。

飞机在变，对手在变，人也在变。这些年图上添的问题越来越多，划掉的也越来越多。明天还有飞行，图上新加的这处问号，还得飞到天上再检验一遍。

（**作者为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，金正波、葛乐晨**采访整理）